

陰陽臟腑部

八音  
共二  
十一

醫學綱目

九



醫學綱目卷之九

陰陽臟腑部

中華書局影印

大法

調攝宜禁

用藥宜禁

刺禁 灸禁

內藏書

中華書局影印

素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至矣。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疏五過論

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雜決，精氣乃絕。全文見五臟生氣通天論

素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四氣調神論

丹陽有餘，陰不足，論○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故氣分常有餘，血分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爲萬物父母，天大也，爲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天之太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

陰常不  
足

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後可與陽氣爲配方能成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至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註曰惟五十而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四十九歲自半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夫人之情慾無涯以此難成易虧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而陰道虛又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至陽盛地氣不足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也蓋主閉藏者腎也司踈洩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

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踈洩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籍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愛護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瘟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閑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慾以自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

爲一月之虛大風太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而已今人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疼脚軟食少體熱神景謂春夏劇秋冬瘡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也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御事俯仰一切隳壞興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感於身聲音之感於耳顏色馨香之感於目鼻誰是鉄漢心不爲之動也唯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宜珍重保全天和期無眚敵真之教幸甚

味淡養  
陰

茹淡論○或問內經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入以五味古者人年五十而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却鹽醯

豈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於天賦者有成於人爲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果菜自然冲和之味有養入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爲者皆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病伐命之毒此吾平所疑之味也今鹽醯之谷非真如淡者夫麥與栗之醣粳米山藥之甘葱薤之辛之類皆味也予以爲淡平安於冲和之味者心之收交之降也以偏厚之味爲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宮傷在五味非人爲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爲偏食人餓則必食彼梗米之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爲陰而最補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爲充者恐於餓時頓食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萬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

疏食菜羹又曰飯疏飲水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爲助其積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郤穀者則可不郤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內經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天之由也彼安於厚味者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若甘草白术地黃澤瀉天門冬五味子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夫爲勞倦所傷則氣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之使氣自充氣充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爲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諸虛損証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補不能求經旨故也

人房術數或曰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吉凶悔吝皆生於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爲火居上腎爲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之體靜火之體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教曰恬澹虛無補精養神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於肝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教曰恬澹虛無補精養神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膚燄飛走之狂勢也哉易兌取象於少女兌說也遇少男艮爲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也若艮而不止徒自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貪縱者此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者房中之法爲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貞女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

醇飲酒

中補益論

房切

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樂於與，一樂於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爲補，殺入多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媿，資稟日薄，說向知難矣哉。媿

口行氣和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量其過，於多也不思。肺屬金，惟畏火，又畏寒。其體脆，其位高，爲氣之主，爲腎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酒理宜冷飲。過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以漸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無酒禍。今予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參之內經，則曰：熱因寒用。厥旨深矣。余

則不然。不顧憂傷，只圖取快。蓋熱飲有三害：有焉，膈滯不通，快喉舌，辛美，不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瘀鬱於上，溺澁於下。肺受賊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得熱，必大傷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痍，或鼻衄，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爲病深矣。爲消渴，爲內疸，爲肺痿，爲內痔，爲鼓脹，爲失明，爲哮喘，爲勞嗽，爲癲癇，又爲難名之疾。倘非真眼，未易處治。可不謹乎？人言一盞冷酒，須兩盞，乃得行酒之不可冷飲，也明矣。此齊東之語也。今參之於經，證之以理，發之爲規戒，子尚以爲迂耶？賤體在病年餘，而今秋又得病者，一月自揆，不久終獲安。蓋久病之後，氣血銷損，脂膏消散，當此之時，初感之証已退減，惟諸虛百損在耳。大凡藥雖參芪，亦是毒物，內經於藥字之下，加毒字，又加攻字，天地

間養人性命者惟穀耳備土之德得氣中和故其味淡耳而性和平大補而滲泄乃可久食而無厭是大有功於人者在藥則不然奚不肖得安全者自去秋得病餌藥至冬節日便不吃藥惟一味白粥不乾下飯雖鹽醬與醯醢涓滴皆不入口比等淡味初亦甚難自想此証必無他慮但思已過放心得自訟自責安心待死既自待死尚可吃粥猶有可生之理由是自解以死不愈於淡乎如此乃可打捱得過此時非淡不可以和此氣血氣血不足以復此生意不以死在前操此心以抑制其怒與妄想血氣雖欲復生不可得也詳玩來書此時無病可言矣曰煩躁曰喘急曰氣鬱曰腹痛曰咳嗽曰大腑瀆曰小腑澁皆吾兄之所自求者平時爲學不肯先求已過而克治之但欲妄得以遂其受用之私心至於染病之後又不能歸罪於已

恩所以安其親之心而盡其子職之當然者方且操欲速之念以極其怨尤之痴所以怒火熾矣而况裏受急躁火中加火加之口味不節又起陰經之火至於奄延歲月陰且受火克所存者鮮矣惟有借敷氣以扶持所以未死其所以煩躁者氣隨火升也喘急者氣因火鬱而爲痰在肺胃也氣鬱與痛或嗽痰者由食成積而愈盛也大腑瀆者肺因火燥不行收令其太腸之門戶不得斂也小腑澁者血因火燥下焦無血氣不得降而滲洩之令不行也據高懷欲速之心使欲倚重於藥而掃除之殊不知此法不可行矣而此病有必安之理昔者孟子教滕君於齊人築薛以爲勝之深計令其強爲善而已矣心也蓋他無良策常人聽孟子之言非迂闊乎孟子之學出于孔子者也豈

大病宜  
守禁忌

欺膝君哉兄之症有似乎此今之議藥爲尤難欲攻則無病邪之實欲補又無酌在之虛惟有減欲心斷絕口味使內靜外安陰氣自然以漸而復其自去冬至節直到今月不曾用刀圭之藥今已十月安好矣久病之後若欲以藥力摧趨速效此是揠苗助長者也無可求之理內經諄諄言之而後人特未之思爾復載仲  
積書

東垣大病不守禁忌論○病而服藥須守禁忌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但不詳所以宋禁忌之由敢陳其約以爲規戒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爲生者也若謀慮神勞動作形苦嗜慾無節思想不遂飲食失宜藥餌違法皆能致傷既傷之後須用調補若恬不知恠而乃恣意犯禁舊染之証尚未消退方生之証與日俱積吾見醫竅將曰不般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去死近

陰虛肉

矣力書云二人同患痢一人愈後自恃能食從口大嚼而死一人惡食能禁口淡味得生其詳具見後泄下門世俗以肉爲補性之物肉無補性惟補陽而今之虛損者不在於陽而在於陰以肉補陰猶緣木而求魚何者肉性熱入胃便熱發便生痰痰多氣便不降而諸証作矣冬病後可用作養胃氣蓋胃氣非陰氣不足以自全所以淡味爲自養之良方尤當今之急着也食淡又須安心使肉火不起可也

養老法

東垣養老論○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有熱症何者頭昏目眩肌痺渴數量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聰健忘瞭連腸燥面垢髮脫眼花坐久不睡味風先寒食則易飢笑子但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爲宜豈非老年氣弱下虛理宜溫補今吾子皆以爲熟烏附丹不可施之老人何耶予曉

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膾肉濕麵油汁燒灸煨炒之類辛辣斟滑皆在所忌者或又曰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爲子與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略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請詳言之古者并由之法行鄉閭之教具人知禮讓比產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方纔食肉當時之人血氣冲和筋骨堅凝腸胃清厚甘旨養老何由致病今則不然幼小食肉強壯恣饗比及五十疾已躋起氣耗血竭筋屎骨痿腸胃壅闊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尚爾留連又籍水穀之陰羈縻而不走耳所陳前證皆是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但是燥劑且不敢多況烏附丹劑

乎或者又曰丁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子之言無乃繆妄平水方曰局方用燥劑爲刲濕病也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緩劑爲刲虛病也補脾不補腎脾得緩則易化而食進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許用刲正是此意蓋爲質厚而病淺者說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爲經常之法豈不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本亦易以撓而可用刲藥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多形瘦者血實間或有可用刲藥者設或失手何以收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憊百不如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是動輒扼腕況未必孝順乎

所以物性之熟者炭火制作者氣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皆不可食也明矣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爲災害此是觀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絕矣口作疾厚味腊毒古人格言猶在人耳可不慎歟或曰君子之言殆將絕而不與於汝安乎予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况施於所尊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爲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好生惡死好安惡病入之常情爲子與孫必先開之以義理曉之以物性旁譬曲諭陳說利害意誠辭確一切以敬順行之又須以身先之必保有所感悟而自無扞格之逆矣君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尤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食以某物代之何傷於孝敬乎若失平居

閑話素無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饑涎已動飲食在前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恐與此意合請勿輕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然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有道自謂有術只因太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之雖得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爲粘痰發爲脹瘡連月苦楚爲人子者置身無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以小菜和肉煮進之且不敢多又間與參术補胃生血之藥加減遂得太腑不燥面色瑩潔雖瘦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健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术爲君牛膝芍藥爲臣陳皮茯苓爲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冬冬加當歸身倍生姜一百或二貼候其小水急者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卽是御病捷法直到八十有七年且無

調理  
脾胃法

病而死顏貌如生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服人參湯數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是正

**東垣**安養心神調治脾胃論○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凡喜怒忿悲憂思恐懼皆損元氣夫陰火之熾盛由心生凝滯七情不妥故也心者神之舍心君不守化而爲火夫火者七神之賊也故曰陰火太盛經營之氣不能顧養於神乃脉病也神無所養津液不行不能生血脉也人心之神真氣之別名也得血則生血生則脉旺脉者神之舍若心生凝滯七神離形而脉中惟有火矣善治斯病者惟在調和脾胃使心無凝滯或生權欣或逢喜事或天氣暄和居溫和處或食滋味或見可欲事則慧然如無病矣蓋胃中元氣得舒伸故也

脾胃將理法○或方怒不可食不可大飽大飢飲食欲相接而渾和宜穀食多而肉食少不宜食肉汁忌寒濕物令肌肉不生陽氣潛伏四肢怠懶之症疼痛沉重時當濕雨則洩利木便後有白膿血痢或腸澼下血痛此乃諸陽氣不行陽道之故也勞則陽氣衰宜乘車馬遊玩遇風寒則止行住坐臥各得其宜不可至疲倦一日晴暖可以溫湯澡浴勿以熱湯令汗大出勿困中飲食雖飢渴當先臥至不困乃食食後少動作忌博奕勞心遇夜汗出方可言語忌浴當風汗當風須以手摩汗孔合方許見風必無中風中寒之疾遇卒風暴寒衣服不能禦者則宜捲努周身之氣以當之氣弱不能禦而受之者死遠

行卒遇疫癘之氣飲酒者不病腹中有食者病空腹者死  
白粥粳米菉豆小豆鹽豉皆滲利小便且小便數不可  
更利况太瀉陽氣反行陰道切禁濕麵如食之覺疾勿禁  
藥中不可服澤瀉茯苓猪苓燈心琥珀通草木通滑石  
之類皆瀉陽道行陰道也如渴小便不利或閉塞不通則  
服得利勿再服忌大鹹助火邪而瀉腎水真陰及大辛  
味蒜韭五辣醋大料物官桂乾姜之類皆傷元氣如衣  
薄而氣短則添衣於無風處居處如氣尚短則用沸湯  
碗薰其口鼻節不短也如衣厚而氣短則宜減衣摩汗  
孔令合于漫風處居止如久居高屋或天寒陰濕所過  
令氣短者亦如前法薰之如居周密小室或太熱而處  
寒涼氣短者則出就風日凡氣短皆宜食滋味湯飲令胃  
調和或大熱能食而渴喜寒飲當從權以飲之然不可

避八風宜

耽嗜如冬喜執飲亦依時暫飲夜不安寢食厚熱  
也當急去之仍拭汗孔或薄而寒卽加之睡自穩也飢  
而睡不安則宜少食食飽而睡不安則宜少行坐遇天  
氣變更風寒陰晦宜預避之太抵宜溫煖避風寒省言語  
少勞役爲上若服升浮之藥先一日將理次日腹空方  
服服畢更宜將理十日先三日尤甚不然則反害也  
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肺  
其氣主爲熱全文見脾歲病經諸所謂風者發屋折木揚  
來者爲實風生長萬物其從衝後來者爲虛風生殺害  
傷人故聖人謹俟虛風而避之邪弗能害今言風從南方  
來者夏至爲實風太乙所居之方故也冬至爲虛  
風者以其衝太乙者故也餘方虛風實風同義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

氣主爲弱立秋爲實風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

其氣主爲燥，春秋分爲實風，  
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立冬爲實風

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脅，之督筋。其氣主爲寒，冬至爲實風。

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太陽，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立春爲實風

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濕。春秋分爲虛風

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藏於肌肉。其氣主體重。夏至爲實風

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故聖人避風如疾，  
畏石焉。

病禁篇

病在肝禁當風，病在心禁溫食熱衣，病在脾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病在肺禁寒飲食與衣，病在腎禁犯猝煥，熱溫食多衣。全文見診病愈劇○宜明五氣篇云，心惡熱肺惡寒，脾惡濕，腎惡燥。今皆就其所惡而禁之也。猝音對反，煥鳥來反，煩熱也。

靈肝病禁辛，心病禁酸，脾病禁酸，腎病禁苦，肺病禁苦，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酸走血，血病無多食，酸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勿令多食。宣明五氣論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酸，大豆豕肉栗藿皆酸，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鷄肉桃茇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酸，棄毒藥攻邪，五穀爲養。

素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酸走血，血病無多食，酸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勿令多食。宣明五氣論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酸，大豆豕肉栗藿皆酸，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鷄肉桃茇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酸，棄毒藥攻邪，五穀爲養。

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夷。四時五臟病隨五味所宜也。藏氣法時論。五藥以攻病邪，五味之中和者，則爲毒。穀凍菜以助益充其精氣也。

仲五臟病各有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爲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食之，必發熱也。

用藥宜禁

丹病雖實，胃氣傷者勿便攻擊論。○凡言治者，多借醫爲喻。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邪盜賊也。藥石兵也。或有盜起，勢須剪除，而後已。良將良相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則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爲。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治呂氏寒戰用芪葛，愈一法。治葉先生滯下用參术，而後下之愈。○一法治婦

人積塊用消石，加大嶺後用補劑，問服愈詳，各見本門。 大凡攻擊之藥，有病則受之，病邪輕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菜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葛爲性，亦偏。况攻擊之藥乎？忌春夏，不宜桂枝。秋冬，不宜麻黃。藥忌已汗者，不可再發。已利者，不可再利。病忌虛人，不宜用涼。實人，不宜用熱。

東垣凡治病服藥，必知時禁。經禁病禁藥禁矣。時禁者，必不可少。四時升降之理，汗下吐利之宜，大法春宜吐，象萬物之發生，耕稼斫除，使陽氣之鬱者，易達也。夏宜汗，象萬物之浮，而有餘也。秋宜下，象萬物之收成，推陳致新，而鍛陽氣易收也。冬宜周密，象萬物之閉藏，使陽氣不動也。夫四時陰陽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伐其本，壞其真矣。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無翼其勝也。

故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龍春夏不用桂枝秋冬不服麻黃不失氣宜如春夏而下秋冬而汗是失天信伐天和也

有病則從權過則更之

經禁者足太陽膀胱諸陽之首

行於背表之表風寒所傷則宜汗傳入本則宜利小便若

下大旱則變証百出此一禁也足陽明胃經行身之前病

主腹滿脹大便難宜下之蓋陽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禁

若發汗利小便爲重挹津液此二禁也足少陽膽經行身

之側在太陽陽明之間病則往來寒熱口苦胸膈痛祇宜

犯陽明利小便則使發生之氣反陷入陰中此三禁也三

陰非胃實不當下爲三陰無傳本須胃實得下也分經用

和解且膽者無出無入又主發生之氣下則犯太陽汗則

犯陽明利小便則使發生之氣反陷入陰中此三禁也三

陰非胃實不當下爲三陰無傳本須胃實得下也分經用

藥有所據焉病禁者如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之病則凡

飲食及藥忌助陰濕陽諸淡食及淡味藥物濕陽升發以

禁

藥禁

助收斂諸苦藥皆沉瀉陽氣之散浮諸姜附官桂辛熱之藥及濕麵酒太料物之類助火而瀉元氣生冷硬物能損陽氣皆所當禁也如陰火欲衰而退以三焦元氣未盛必口淡如鹹物亦所當禁也藥禁者如胃氣不行內云津液而乾涸求湯飲以自救非渴也乃口乾也非濕勝也乃血病也當以辛酸益之而淡滲五苓之類則所當禁也汗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發汗陷痛禁發汗利小便若太便快利不得更利大便秘澁以當歸桃仁麻子仁郁李仁皂角仁和血潤腸如燥藥則所當禁者也吐多不得復吐如吐而太便虛軟者此上氣壅滯以姜橘之屬宣之吐而太便不通則利大便藥所當禁也諸病惡瘡小兒癧後太便實者亦當下之而姜橘之類則所當禁也人知脉弦而服平胃散脉緩而服黃芪建中湯乃實實虛虛皆所當禁也

人稟天地之濕化而生胃也。胃之與濕其名雖二，其實一也。濕能滋養于胃，胃濕有餘亦當瀉其太過，也胃之不足，惟濕物能滋養。仲景云：胃勝思湯餅而胃虛食湯餅者，往往增劇。濕能助火，火旺鬱而不通則生大熱。初病火旺不可食濕以助火也。察其時辨其經審其病而後用藥，四者不失其宜，則善矣。

丹太病虛脫，本是陰虛用艾灸丹田者，所以補陽陽生陰長故也。不可用附子，可多服人參。

垣春宣論○春蠶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太法，春宜吐，宣之為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而出也。今世俗往往有瘡痍者，膈滿者，蟲積者，以爲不於春時宣發，毒氣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大黃枳殼防風丸，爲丸藥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三月。

春忌上

服之謂得下利而止。初瀉之時，臟腑得通，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弱，而用利藥，我誠真陰其害何可勝言。况仲景承氣湯等下劑必有大蒲大堅實有燥屎轉矢氣下逼迫而無表証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証悉具，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之乎？予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沉，五十歲輕於聽信，忽於三月半臘，春宣丸服之下，一二三行甚快，每年習以爲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初熱甚，無病暴死。此豈非妄用春宣爲春瀉，而至禍耶？自上妄言哉？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後人之戒。

夏日伏陰在內論○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于外者曰氣血。萬物天地同此一氣，人靈於

物形與天地參而爲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沉亦沉人與天地同一橐籥也予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此氣之升也已月六陽生陽蓋出於上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之陽虛矣經曰夏者經滿氣溢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裏必虛也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者其悞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王龍丹大順散桂苓丸與良姜與縮脾飲用草果等皆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經云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失涼臺水閣太扇風車陰木寒泉水果冰雪寒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詐

爲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四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焫灼焚燎流金礫石何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東垣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聖濟經曰陽劑剛勝積若燎原爲消渴癰疽之屬則天癸竭而榮涸陰劑柔勝積若凝冰爲洞泄寒中之屬則真火微而衛散故太寒太熱之藥當宜權用之氣平而止如寒熱有所偏勝令人臟氣不平嗚呼生死之機捷若影嚮始不可忽

丹局方地榆散○治痢每用粟殼地榆而治瘧每用砂丹常山然此四五件亦痢瘧之丁藥但以粟殼葷投之一二

服投之不正反閉胃口而有嘔逆之証漸成禁口常山輩投之一二服投之不去反耗損真氣而寒熱纏綿之咎漸成勞瘵今局方水煮木香丸以青皮爲君地榆散以枳殼爲君稍可擔負亦須証明而後可但枳殼爲君以枳實爲臣非獨止痢且有安胃氣止溏泄之功若止用枳殼雖亦言其安胃氣却無止痢止溏泄之功

局方中地榆散當去皮字

瘡家身  
疼忌汗

傷寒血  
脉微急汗

羅仲景云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其理何也予曰此榮氣不從逆於肉理而爲瘡腫作身疼痛非身感寒邪而作

癟痛故戒之以不可發汗如汗之則成症又問仲景言鼻衄者不可發汗復言脉浮緊者當服麻黃湯發之衄血自止所說不同顧聞其故答曰此與瘡家槩同且夫人身血之與汗異名而同類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益今衄血妄行爲熱所逼若更發其汗則反助熱邪重竭津液必變凶

証故不可汗若脉浮則爲在表緊則爲寒寒邪鬱遏陽氣得伸熱伏營中迫血妄行上出於鼻則當麻黃湯散其寒邪使陽氣得伸其衄自止又何疑焉或者嘆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繆古之學可謂知其要者矣

傷寒血脈微急汗

海當汗而不汗則生黃當利小便而不利亦然脾主肌肉四肢寒濕與肉熱相合故也不當汗而汗亡其津液令毒氣擾陽之極極則侵陰矣故燥血而畜之腎中或利小便過多亦然○若犯發汗多畜血上壅爲衄若利小便多畜血爲發狂或問曰傷寒雜症一體若誤下变有輕重何也答曰傷寒誤下變無定體雜症誤下變有定體何以然曰傷寒自外而入陽也陽主動雜症自內而出陰也陰主靜動者犯之其變無窮靜者犯之其變止痞與腹脇痛

而已故變無窮者爲重病痞與脇痛者爲輕也

**羅**無病服藥辨該云無病服藥如壅裏安桂此無稽之說  
爲害甚大夫天之生物五味備焉食之以調五臟過則生  
疾故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又曰  
五味入胃各隨其所喜故酸先入肝辛先入肺苦先入心  
甘先入脾鹹先入腎久而增氣氣增而又天之由也又云  
酸走筋辛走氣苦走骨鹹走血甘走肉五味者口嗜而欲  
食之必自裁制勿使過焉至於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  
爲益五菓爲充氣味合而食之補精益氣倘用之不時食  
之不節猶或生疾況藥乃攻邪之物無病而可服乎聖濟  
經云彼修真者蔽於補養輕餌藥石陽劑剛勝積若燎原  
爲消渴癰疽之屬則天癸絕而陰涸陰劑柔勝積若凝水  
爲洞泄寒中之屬則真火微而衛散一味偏勝一臟偏傷

一臟受傷四臟安得不病唐孫思邈言藥勢有所偏勝令  
人臟氣不平裴潾諫唐憲宗曰夫藥以攻病非朝夕嘗用  
之物况金石性酷烈有毒又加煉以火氣非人五臟所能  
禁至於張臯諫穆宗曰神慮淡則氣血和嗜欲多而疾疢  
作夫藥以攻疾無病不可飲故昌黎伯銘李子之墓曰余  
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  
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遂弟  
刑部侍郎常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使  
御史太夫盧植金吾將軍李道良今又復取自見者言之  
僧閻仲章服冰煉丹砂二粒項出小瘡腫痛不任牙痒不  
能嚼物服涼膈散半斤始緩後飲酒輒發藥以寒涼之劑  
則緩終竟不愈鎮人李潤之身體肥盛恐生風疾至春服

搜風丸月餘便下無度飲食減少古不知味口乾氣短脣腹痛足脛冷眩運欲倒面色青黃不澤日加困篤乃告親知曰妄服藥禍悔將何及後添煩躁喘滿至秋而卒張秀才者亦聽方士之說服四生丸推陳致新服月餘太便或溏或瀉飲食妨阻怠惰嗜臥目見黑花耳聞蟬聲神虛頭旋飄飄然身不能支至是方知藥之悞也遂調飲食慎起居謹於保養二三年間其証猶存踰十年後方平復劉氏爭聞人言臘月晨飲涼水一杯至春無日疾遂飲之旬餘腹中寒痛不任咳嗽嘔吐全不思食惡水而不欲見足脛寒而逆醫以除寒燥熱之劑急救之終不能効此皆無故求益生之祥反生病焉或至於喪身殞命壁裏安柱果安在哉且夫高堂大廈樑棟安基址固壞塗毀堅安柱壁中甚不近人情繫老人云無病服藥無事生事此誠不易

忌下  
之論人之養身幸五臟之安泰六腑之和平謹於攝生春夏奉以生長之道秋冬奉以收藏之理飲食之有節起居而有常少思寡慾恬淡虛無精神內守此無病之時不藥之藥也噫彼數人者既往不咎矣後人當以此爲龜鑑哉仲陰盛陽虛不宜下辨○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此言邪氣在表之時也夫寒邪屬陰身之外皆屬陽各臟腑之經絡亦屬陽也蓋陽氣爲衛衛氣者所以溫肌肉充皮毛肥腠理司開闔此皆衛外而爲固也或煩勞過度陽氣伏鬱不得通暢所以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應解散而藥用麻黃者本草云輕可去實葛根麻黃之屬是也蓋麻黃能退寒邪使陽氣伸越作汗而解故曰陰盛陽虛汗

忌汗

之則愈裡氣和平而反下之中氣既虛表邪乘虛而入由是變症百出故曰下之則死外臺秘要云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下之則死正此意也

仲陽盛陰虛不宜汗辨○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此言邪氣在裏之時也夫寒邪始傷於表不解而漸傳入於裏亦而爲熟人之身在裏者爲陰華陀云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骨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謂之入腑也腑之爲言聚也若府庫而聚物焉又爲水穀之海榮衛之源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流水穀水穀不消去鬱而爲實也此陽盛陰虛者此也故潮熱引飲腹滿而喘手足熱熱汗出大便難而譫語宜大承氣湯下之則愈潮熱者實也此外已解可攻其裏而反汗之表無陰邪汗又助陽陽實而又補表表裏俱熱不死何待外臺秘要云表

和裏病下之則愈汗之則死正此意也

汗多亡陽○齊大兄冬月因感寒邪頭項強身體痛自用酒服靈砂丹四五粒遂大汗出汗後身輕至夜前病復來以前藥復汗其病不愈復以通聖散發汗病添身體沉重足脛冷而惡寒是日方命醫醫者不究前治又以五積散汗之翌日身重如石不能反側足筋如水冷及腰背頭汗如貫珠出而不流心胸燥熱煩亂不安喜飲西瓜梨柿冰水之物常置左右病至於此命予治之脉得六脉如蛛絲微微欲絕予以死決之圭家曰得汗多矣焉能爲害予曰夫寒邪中人者陽氣不足之所致也而感之有輕重治之者豈可失其宜哉仲景云陰盛陽虛汗之則愈汗者助陽退陰之意也且寒邪不能自汗必待陽氣泄乃能出也今以時月論之太法夏月宜汗然亦以太過爲戒况冬三月

閉藏之時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爲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少陰不藏此冬氣之應也凡有觸冒宜微汗之以平爲期邪退乃已急當衣暖衣居密室服實表補衛氣之劑雖有寒邪弗能爲害此從權之治也今非時而大發其汗乃謂之逆故仲景有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今本傷而井汗汗而復傷傷而復汗汗出數四使氣亟奪衛氣無守陽泄於外陰乘於內故經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不死何待雖虛扁亦不能治也是日至夜煩華頑強身體不仁手足搐急爪甲青而死矣金匱要略云不當汗而妄汗之奪其津液枯槁而死今當汗之一過中亦絕其命况不當汗而強汗之者乎

下多亡陰○真定趙客乙丑歲六月間客於他方因乘困傷濕麵心下痞滿燥熱時作臥不得安遂宿於寺中僧妄

以大毒食藥數丸下十餘行心痞稍減越日困睡爲盜其財貨心有所動遂燥熱而渴飲冷水一大甌是夜腹脹痛僧再以前藥復下十餘行病加困篤四肢無力燥熱身不停衣喜飲冷水米穀不化痢下如爛魚腸膿赤水相雜全不思食強食則嘔痞甚於前噫氣不絕足筋冷少腹不任其痛請予治之診其脈浮數八九至按之空虛予泝流而尋源蓋暑天之熱已傷正氣又以有毒大熱之劑下之一下之後其所傷之物已去而無遺矣遺巴豆之氣流毒於腸胃之間使嘔逆而不能食胃氣轉傷而然及下腹血無度太肉陷下皮毛枯槁脾氣弱而衰也舌上赤澁咽喉燥熱煩亂不安經曰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天之由也遂辭而退後易他醫醫至不審其脉不究其源惟見痞滿以

積殼丸下之病添喘滿利下不禁而死金匱要略云不當下而強下之今大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此之謂也夫聖人治病用藥有法不可少越內經曰太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復以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過則傷其正矣記有之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慎之至也彼僧非醫流妄以大毒之劑下之太過數日之間使入殞身喪命用藥之失其禍若此病之擇醫可不謹乎戒之戒之

方成勿約之失○丁巳冬十一月予從軍回至湘梁有伶人李人愛謂予曰太兒自今歲七月間因勞役渴飲涼茶及食冷飯覺心下痞請醫治之醫投藥一服下利兩行其症遂減不數日又傷冷物心腹復痞滿嘔吐惡心飲食無味且不飲食四肢困倦懶於言語復請前醫診視曰此病

易爲更利幾行即快矣遂以無憂散對加牽牛未白湯服至夕腹中雷鳴而作陣痛少焉既吐又渴煩渴不止飲食無度不復能集時發昏憒再命前醫視之診其脉不能措手而退頃之令汗如洗口鼻氣漸冷而卒矣小人悔恨無反敢以爲問予曰未嘗親見不知所以然旣去或曰予親見之果棄之罪歟而非歟予曰此非藥之罪乃失其約量之過也夫藥之無據反爲氣賊內經云約方猶約囊也囊滿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氣肺俱故仲景以桂枝治外傷風邪則曰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不必盡劑大承氣湯下大實大滿則曰得更衣止後服不必盡劑其慎如此此爲大戒蓋得聖人約囊之旨也治病必求其本蓋李人以雜劇爲戲勞神損氣而其中痛因時暑熱渴飲涼茶脾胃氣弱不能運化而作痞滿以藥下之是重困也加

以不慎又損其陽虛而復傷傷而復下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內起仲景所謂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如是則非失約量之過而何故內經戒云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絕氣不可不慎也

脫營忌漏○疏五過論云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鎮陽一士人軀幹魁梧而意氣豪雄喜交遊而有四方之志年踰三旬已入仕至五品出入從騎塞途姬侍滿前飲食起居無不如意不三年以事罷去心思鬱結憂慮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日減肥膚漸至瘦弱無如之何遂耽嗜於酒父而中滿始求醫醫不審得病之情輒以丸藥五粒溫水送下二十餘行時值初秋暑熱猶盛因而煩渴飲冷過多遂成腸鳴腹痛而爲痢疾有如魚腦以至困篤命予治之診其脉乍大乍小其症反覆悶亂兀兀

欲吐嘔息不絕予料曰此病難治啓玄子云神屈故也以其嘗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慕戀志結憂惶雖不中邪病從內生血脉虛減名曰脫營或曰願聞其理黃帝針經有百宗氣之道內穀爲主穀入於胃乃傳入於脉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周而復始常管無已是爲天地之紀故氣始從手太陰起注於陽明傳流而終於足厥陰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於是復注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故晝夜氣行五十營漏水下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今病者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阻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喜怒不能自節蓋心爲君主神明出焉肺爲輔相主行營衛制節由之主資人欲天理不明則十二官相使各失所司使道閉塞而不通由是則經營之氣

脫去不能灌漑周身百脉失其天度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何疑之有

寫火傷胃○經歷晉才卿膏梁而飲至春病亟醫曰諸見血爲熱以清涼飲子投之卽止越數日其疾復作醫又曰藥不勝病故也遂投黃連解毒湯既而或止而復作易醫數四皆用苦寒之劑復欲勝其熱然終不愈而飲食起居浸不及初肌寒而時躁言語無聲口氣臭穢如冷風然其劖之餘波則未絕也或曰諸見血者熱劖熱也熱而寒之理也今不惟不愈而反害之何哉予言內經曰五臟以平爲期又云下工絕氣不可不慎也彼惟知見血爲熱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寒能濁脾胃夫脾胃土也乃人身之所以爲本者也今火爲病而濁其土固未嘗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則胃虛胃虛則榮氣不能滋榮百脉元氣不

循天度氣隨陰化而變無聲與肌寒也噫粗工嘻嘻以爲可治言熱未已寒病復起此之謂也

下工絕氣危生○丁巳予從軍至開州夏月有千戶高國用謂予曰父親年七十有三於去歲七月間因內傷飲食又值霖雨濕痢暴下數行醫以藥止之不數日又傷又濁止而復傷傷而復濁至十月間肢體瘦弱四肢倦怠飲食減少腹痛腸鳴又以李醫治之處以養臟湯治之數日泄止後添嘔吐又易以王醫用丁香人參藿香橘紅甘草同爲細末生姜煎數服而嘔吐止延至今正月間飲食不進扶而後起又數日不見大便予問醫曰父親不見大便何以治之醫曰老官人年過七旬血氣俱衰弱又况濁痢半載脾胃久虛津液耗少以麻仁丸潤之可也衆親商議予親曰馮林牛山人見証不疑有果決遂請治之診其脉問

其病曰此是風結也以搜風丸百餘丸服之利數行而死予悔恨不已敢以爲問予曰人以水穀爲本今高年老人久瀉胃中津液耗少又重瀉之神將何依靈樞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瀉之瀉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減少者不復矣又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絕氣危生絕氣危生其牛山人之謂歟

用藥無據反爲氣賊○北京按察史吏李仲寬年五十至元己巳春患風症半身不遂麻痺言語蹇澁精神昏憒一友處一法用大黃半斤黑豆三升水一斗同煮豆熟去大黃新汲水淘淨每日服二三合則風熱自去服之過半又一友云用通聖散四物湯黃連解毒湯相合服之其効尤速服月餘精神愈困遂還真定歸家養病親舊獻方無數

不能悉錄又增瘡痘不能言氣冷手足寒益厚診視細詢前由蓋得其證予診之六脈如蜘蛛絲細予謂之曰夫病有表裏虛實寒熱不等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君所服藥無考憑故病愈甚今已無救君自取耳未幾而死有吏曹通甫妻蕭氏年六十有餘孤寒無依春月忽患風疾半身不遂言語蹇澁精神昏憒口眼喎斜與李仲寬症同予刺十二經井穴接其經絡不通又灸肩井曲池詳病時月處藥服之減半予曰不須服藥病將自愈明年春在張子敬郎中家見其行步如舊予嘆曰夫人病瘡得不亂服藥之故由此論之李仲寬亂服藥終身不救蕭氏貧困恬憺自如內經曰用藥無據反爲氣賊聖人戒之一日姚雪齋舉許先生之言曰富貴有二事反不如貧賤有過惡不能匡救有病不能醫療噫李氏之謂歟

戒妄下○真定鈔庫官李提舉年踰四旬體幹魁梧肌肉豐盛有療友師君告之曰肥人多風証今君如此恐後致中風搜風丸其藥推陳致新化痰宣服之李從其言遂合一料每日服之至夜下五行如是半月覺氣短而促至月餘添怠惰者臥便白膿小便不禁足至膝冷腰背沉痛飲食無味仍不欲食心胸痞滿時有燥熱健忘恍惚不安凡三易醫皆無効因陳其由請予治之予曰孫真人云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臟氣不平藥本攻疾無疾不可餌平人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君身體康強五臟安泰妄以小毒之剂日下數行初服一臼且推陳矣陳積已去又何挫焉今飲食不爲肌膚水穀不能運化精微灌注五臟六腑周身百脉神將何依故氣短而促者真氣損也怠惰

嘔臥者脾氣衰也小便不利者膀胱不藏也便下膿血者胃氣下脫也足脛寒而逆者陽氣微也時有燥熱心下虛痞者胃氣不能上營也恍惚健忘者神明亂也金匱云不當下而強下之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前証所生非大也君自取之治雖粗安促命期矣李聞之驚恐汗浹於背起謂予曰妄下之過悔將何及雖然君當盡心救其失予以爲病勢過半病將難痊固辭而退至秋疾甚醫以奪命散下之燥熱喘滿而死內經曰誅罰無過是謂大惑如李君者內經所謂大惑之人也衛生君子以此戒哉

刺禁

靈五臟之氣已於內而用針者反竄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若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針經云五經於內者肺氣口內絕不知者反取其外之病處陽經之合有留針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

以死也無氣。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針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不生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未。針解云：五絕於外者脉氣口外絕不知者反取其四未之輸有留針以致其陰氣陰氣外至則陽氣反入八則逆逆則死矣。陰氣有餘故躁。○難經云：五臟脉絕於內者腎肝氣已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臟脉絕於外者心肺脉已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旺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刺之害中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室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惟致氣則生爲癰瘍。益賞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難經云：假微少氣用針不袖。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中工所害也。金平木也假令肺實故知肝虛針解云：言病在中。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取五脉者死。之氣令人病人奪陰者死。針解云：言取尺之奪陽者狂針害異矣。針解云：奪陽者狂者狂征言也。

甲問曰：針能殺生

人豈不能起死人乎？對曰：能殺生人乎？

能起死人者也是人之所生受氣於穀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之府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雨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亡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故曰闔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黃帝曰：請傳之後世以爲刺禁。經隧靈樞經墜凡刺之補瀉無過其度。與脉逆者無刺。靈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刺勿醉。已醉勿刺。新怒勿刺。已怒勿刺。新勞勿刺。已勞勿刺。大驚大恐。已刺勿餓。已渴勿刺。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煩乃刺之。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煩乃刺之。

步行來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

凡此十二禁者其脉亂氣散逆其榮衛經氣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於陽邪氣復生粗土不察是謂伐身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奪汗之後是三奪也太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又大下血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也

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滯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廓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廓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廓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瀉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

實月廓空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流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八正神明論

刺陽明出益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惡氣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形志篇

穴禁

甲 神庭禁不可刺

上闕刺不可深令及耳無聞

左角刺不可久留

顱顫刺不可多出血

人迎刺過深殺人

缺盆刺不可過深避氣

臍中禁不可刺

三陽絡禁不可刺

復溜刺無多見血

承筋禁不可刺

然谷刺無多見血

乳中禁不可刺

鳩尾禁不可刺

靈刺上關者，咞不能久刺下關者，久不能咞。刺齧鼻者，屈不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本輪篇

**素**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願聞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氣皆藏，血氣在中，內着至其變化，不可爲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則亂氣不生。帝曰：逆四時而生病，奈何？岐伯曰：春刺絡脉，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春刺肌肉，血氣壞逆，氣內着，令人腹脹。夏刺經脉，令人上氣；春刺筋骨，血氣內竭，令人善恐。夏刺筋肉，血氣內却，令人善瘧。伯曰：春刺絡脉，血氣乃竭，令人解㑊；夏刺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絡脉，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冬刺絡脉，肉氣外泄，留爲大痺。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凡此四時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之爲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刺逆從論

**春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腺于耳內。夏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長夏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衣瀉水。秋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冬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三禁。

**素**黃帝問曰：願聞刺要。岐伯對曰：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

乏淺深不得反爲大賊內動五臟後生大病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肉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瘡泆泆然寒慄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三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審食刺肉無傷脉脉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刺脉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鑿肝酸體解併然不去矣

刺要論

凡刺之道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針遊于卷中肉節則皮膚痛補瀉反則病益篤虫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着用針不審以順爲逆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刺虫肺三百死其動爲欬刺虫肝五百

雜禁

死其動爲欠素問作語刺虫脾十五日死素問作十日其動爲呴刺虫腎三日死素問作六日又云七日其動爲嚏刺虫膽一日半死其動爲嘔刺虫膈爲傷中其病雖愈過一歲必死刺附上中太脉血出不止死刺陰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溜脉不妄刺客主人內陷虫脉爲內漏爲聾刺頭中腦户入腦立死刺膝齟出液爲跛刺舌下虫脉太過血出不正爲瘡刺臂太陰脉出血多立死刺足下布絡虫脉血不出爲腫刺足少陰脉重虛出血爲舌難以言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脫色刺膺中陷中肺素曰刺膺中脈虫脉爲喘逆仰息刺氣衝中脉血不出爲腫星臍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刺脊間虫髓爲疽刺腋下脇間內陷令人遺溺刺乳中乳房爲腫根鰓刺腋下脇間內陷令人欬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刺

手魚腹內陷爲腫刺膾腸內陷爲腫刺匡上陷骨虫脉爲  
漏爲盲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俱出刺禁篇

針經云陷下則灸之天地間無他惟陰與陽二氣而已

陽在外在上陰在內在下金言陷下者陽氣下陷入陰血  
之中是陰反居其上而覆其陽脉証俱見寒在外若則灸  
之異法方宜論云北方之人宜灸焫也爲冬寒大壯伏陽  
在內皆宜灸之以至理論之則腎主藏藏陽氣在內冬三  
月主閉藏是也太過則病固宜灸焫此陽火陷入陰水之  
中是也難經云熱病在內取會之氣穴爲陽陷入陰中取  
陽氣通天之竅穴以火引火而導之此宜灸焫也若將有  
餘之病一槩灸之豈不悞哉仲景云微數之脈慎不可灸  
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脉中火氣雖微內攻  
有方傷普傷筋血難復也又云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

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脉  
浮熱甚而反灸之此爲實實而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  
血又云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  
十九穴刺共二十一穴之爲火井中髓也仲景傷寒

按明堂針經各條下所說禁忌明矣內經云脉之所見  
邪之所在脉沉者邪氣在內脉浮者邪氣在表世醫只  
知脉之談不知病证之禁忌若表見寒証身汗出身常  
清數慄而寒不渴欲覆厚衣常惡寒手足厥皮膚燥枯  
其脈必沉細而遲但有一二症皆宜灸之陽氣下陷故  
也若身熱惡熱目見燥作或面赤面黃咽乾嗌乾口乾  
舌上黃赤時渴咽嗌痛皆熱在外也但有一二症皆不  
宜灸其脈必浮數或但數而不浮亦不可灸之則災  
害立生若有鼻不聞香臭鼻流清涕眼臉時痒或欠或

寒惡寒其脈必沉是脉証相應也或輕手得弦緊者是陰伏其陽也雖面赤宜灸之不可拘于面赤色而禁之也更有腦竊惡寒者雖面赤亦宜灸風府一穴若帶偏腦痛更惡風者邪在少陽宜灸風池無灸風府然艾炷不宜大但如小麥粒一七壯足矣若多灸艾炷大防損目四十五難曰八會者何也然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太杼脉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東垣辨之矣內經中說熱病在內取會之氣穴皆陷下者終之從陰引陽於背腑府會太倉太倉者中脘也是六府六陽之總稱也藏會季脰者脾之募也在腰背腹募之間與肺平是兩儀之間也五藏六府陽陷者皆取脾胃是萬物有餘皆出於土也脾者五藏之總稱也

帶脉者脾之附經也又其別稱也血會禹俞鬲俞者皆之上也骨會大杼大杼者背也髓會絕骨絕骨者是骨名也在足外踝上也乃足少陽之分筋會陽陵泉陽陵泉者足少陽經中膝下外側也脈會太淵太淵者兩寸脈也氣會膻中膻中者兩乳是也熱病在內取會之氣穴者謂熱陷于內故取百會之穴以灸伸之此爲陷下者炎之非太過不及本經所生自病也邪者乃以經取之也恐後學所疑復明其理以証之陷者皮毛不任覆其上知其熱火陷下也雖脈八九至甚數而陰脈覆其上者皆可灸陰脈者細弦緊小沉澁如上說是也白風寒知陽氣下陷也其脉中得必細弦而緊小或沉澁

禁灸

頭維禁不可灸

承光禁不可灸

風府禁不可灸使不瘧

腦戶禁不可灸

瘡門禁不可灸人瘡之使耳門耳中有膿不可灸  
下關耳中有乾穢不可灸一作穢之搗雉戰切投也  
人迎禁不可灸  
承泣禁不可灸  
白環俞禁不可灸  
石門女子禁不可灸  
淵液禁不可灸  
陰市禁不可灸  
天府禁不可灸使火逆氣  
地會五禁不可灸使火  
經渠禁不可灸傷神人

醫學綱目卷之九



